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全六冊

五

口13
3439
5

昭和十六年九月廿日寄贈
野村坚氏

門 13
號 3439
卷 5

莊子因卷之五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後執弟子之後者也偏得獨得也○北居二字便留下南見老子之地上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爲知者挈然仁以挈度爲仁者遠而去之言其所棄也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

腫無用之木鞅掌不爲儀容也居之使之言其所取也

三年畏壘大穰

大穰大熟指人情而言○是下文有恒者人舍天助之樣子

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

見其

戎曰元士元亢倉子云亢倉子居羽山之巔偏得其一偏也

畫分明也挈提挈也

擁腫呆笨之意

鞅掌委頓大容也

大穰風俗淳厚

戎曰元倉子灑作洗按洒有洗音古韻通用

洒然獨有異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言其無小利近於常人也）

又曰高誘註譬如梅矣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酸此語見淮南

以為百人酸一（久而方見功）其有益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尸祝社稷尊敬之至）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為君也）

（言下至人之功用不見其迹也）

欲尊之以為君也）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南面與下文不釋老聃之言而有媿也）

相呼應言南望老子而謀所向往方為大道之行也）

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春生秋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大道已行於其間）

無為而常自然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至人與道為體藏身深遯而百姓亦率其性之自然不知有知愚賢不肖之分別而謀所向往方為大道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今畏壘之民謀欲尊敬我於賢人之間必我為褊淺之患有以自見故也吾是以有負師教而不能釋然也）

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蘧狐為之祥（八尺曰仞）

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妖孽也喻褊小之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縱而為非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賢能以德之在己言善利以功之及人言堯舜亦不免假此以為治今畏壘之細民亦望治之心切也盍亦聽之乎）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上言巨魚巨獸之宜享其利此

戒曰亢倉子作的之人耶

尋常步仞喻道魚獸喻庚桑子鯢鰌孽狐喻畏壘之民尊授庚桑子之賢能百姓先有善利于已而爲之也亢倉子作鬻書就利

喻萬大道而顯其身必有患害也

通雅物無耦曰介特獸無耦曰介亢倉子碭作蕩

辨頭而易見也
垣墻蓬蒿作爲無益而高自標置髮米言其道之瑣屑
淮南曰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承上言不但不足以濟世而且足害也

卽荅以巨魚巨獸之獨雁其害已介獨行也。○陽跌宕也。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耶而已矣。魚獸以故深居閒出自托於高深者以自全。況全其形生之人。而知不逮此乎。藏身深耶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卽藏身之義。末段天門無有方是極處。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以賢能善利天下。堯舜之事何足道哉。是其分別賢能將穿渾朴而植蕪穢有失大道之自然。簡髮。炊而數米無以復加矣。究竟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阬。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以賢相軋。

穴阬穿壁也

或曰。趎。淮南作疇。趎疇古通。亢倉子作南子榮之撲。又曰。樸。羊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事斯言

盖舉賢則民知則民以知相盜相軋則爭。相盜則殘。何也。以民之趣利甚勤而無所顧忌。若以善利先之。適以大亂倡之耳。○穴阬。取名器而分裂之也。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南榮趎。庚桑弟子也。此指藏身深耶之言。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體其受而不虧。守其性而不離。去知識而不鑿。積久而純。乃幾於道。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瞿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

言形亦譬如耳目心而非有聾盲狂之害也豈有物聞之而不能相得徒此種工夫則已聞之矣諸解于亦字全未理会

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有所不能同苟有物間之而不能同則不可強以相效辟未有閉之也兩形開而不能相得徒此種工夫則已聞之有間之者矣今謂趼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而聞之是道不過自耳根入者庚惡可以及化乎○此老誠實可憐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鴝鵒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奔蜂小蜂藿蠋豆間大青虫也此言爾之不能化皆吾鼓鑄之力微耳子胡不南見老子○此是上下過脉一語路井然乃作者極力結構處南榮趼齎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也○

因楚師前弟子名

迎頭奘入偕來之問即眉睫之間露之也求諸海也無依恃之意

或曰自愁江南本作息愁

孰乎辭二乎作一句讀言其功之熟而力之勤此公敬篤可憐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趼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謂其挾三言而俱至也此等機鋒甚於棒喝南榮趼懼然顧其後疑可憐○此老驚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趼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言聞老子之說不得其解茫然不知置對之間併欲問之語而失之也○此老迷悶可憐

老子曰何謂也問此欲問者何言也南榮趼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趼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人已之間顧此失彼所以爲患○下文宇泰定者至心則使之句共三百餘字層層痛發人己之義不在兩下較量處

老子曰向吾見

也。或將攀二乎。爲下句便于然而一轉無味。

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

攣縛也。捷閉也。外縛于物而欲外捷二乎。捉之則捉不了。內縛于欲而思憑虛捉之。則捉不着。內捷使心不亂也。

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言彼能說出病根。故可用茉我之病。連自己說不出。故津二之。惡不可救。若用大道一朱。必將風邪蔽錮。疾失路之人也。言越自有之情性。欲反之而不得其所入之門。所以爲可憐愍者。可憐二字。將迷頭喪父之苦。一筆寫出。

南榮趎請入就舍。而卒業也。

假先生之館。

召其所好。

求所以反去情性者。

其所惡。

所棄之事。

十日自愁。

困於其心。求得而未得。

復見老子。

老子曰。汝自洒濯。

洒濯。洗也。此老苦心可憐。

熟哉。

熟同。問其洒濯身心。功夫或熟與否。

鬱鬱乎。

惟見其鬱鬱自愁。而其中津津未淨。猶有惡也。

猶有惡也。

是物之粘着而難去者。

夫外、音、攖、寒、攖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

攖者。觸也。是物之粘着而難去者。

益蓋而生不全矣。故但願閉兌其兌閉。其門是也。

關閉之義。如耳目之攖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內捷。內捷則心不出。而外不攖矣。老子云塞其門。是也。

內攖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

心術攖於事爲。而繆。

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捷。外捷則物不入。而內不攖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

外內攖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若外與內俱攖。雖道德在於身者。尚不能自持。況道而行。尚未至純熟地位乎。持。卽上文所謂捉也。○下文氷解凍釋之論。與末段徹勃解謬去累通塞等語。痛發此義。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猶未病也。若趎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言已自知其病不足以勝大道之藥。衛生。卽上文全其形生藏身泼耶之意。經。常法也。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

卽老子所謂載營魄抱一

鬱便成癥結。先將此種消化乾淨。便足全其生初之理。至于至人之応物無方。仍不失其本來境界。尚屬未能也。孟子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意亦彷彿。交互也。與人共食乎地。共樂乎天。日在人群。而無入累。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乎赤子也。是至乎。問由前所說工夫。便可到至人地位否。

來炎叶響韻絕。

此段仍是褒奬老子教他立定脚根。再進至人步位也。張本有物見其物一句。宇心胸也。心胸泰定。則発天然之光耀。而照見真吾。從此修為。而至于有恒。則世俗不來纏繞。而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則金乎其為天民矣。天之所助。則

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卽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之意。能止乎。卽知止也。能已乎。卽知足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急於自治。而不暇及人也。能侚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子。凡此皆迈

能朴還淳之道。至如兒子。則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其德厚矣。故以下痛發之。兒子終日握而手不捉。共其德也。卷手曰握。撫手曰捉。長哭曰嗥。聲啞曰嗄。和氣和也。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目動曰瞬。精有所移曰偏。行不一而不分曰共。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目動曰瞬。精有所移曰偏。行不一而不分曰共。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無心而順物也。是衛生之經已。此段言本於大道。方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水鮮凍釋者。上數問能乎。而字則是前未能而今始能。

人地位否

此段仍是褒奬老子教他立定脚根。再進至人步位也。張本有物見其物一句。宇心胸也。心胸泰定。則発天然之光耀。而照見真吾。從此修為。而至于有恒。則世俗不來纏繞。而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則金乎其為天民矣。天之所助。則

譬之氷初釋。渣滓未融。尙未能到湛然地位。安保其以後不復結乎。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侚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至人則上德不德。與斯世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交樂乎天。均陶太和。是日在人物利害之中。而不至於攖觸吾心。故不怪不謀不事。惟侚然侗然。往來於其間。至人衛生之經。如此而已。○上段是自求於己。湛然獨得。此則紛紜紜肆。應攖而後成。仍不害其藏身深耿處。所以進上一層。

矣句相呼應。生出至禮至義至知至仁至信等語。

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上段雖與人物利害相接。而不攖。猶知有人物利害之說也。此處欲拈出不知二字。故又將前能兒子乎復說

可以全受而全歸矣。人舍解作出而御世。便于庚桑子不釈然之意。自相矛盾。學行辯三句。陪所不能知一句。所不能知。即人舍天助之理也。倘有不能到此地位。則鴻鈞必敗之矣。

萬物將形。則養生而可免于內刑。安藏不廣于心。則寰形而可免于外刑矣。

一遍。其命意與前不同。惟不知故能搞其形而灰其心。

也。○此不知兩字。與下文知止乎其所不知句相呼應。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於有身有神。禍福生。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既搞灰矣。安得而累哉。○上段言人物利害在境而不在心。此言禍福由心而不出境。是所以又進上一層。

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宇。心宇也。心宇泰然而定。則定而生慧。可以廻光自照。人見其人。得其爲眞我也。故人之有修者。至此方於常德不離矣。○泰定。從搞木死灰後得來。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惟德不離者。自能獲天與人歸之報。出則天子。處則天民。其效一也。○此從禍不至福不來推出一層。言有道者。不特禍福無有。且可以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

洪慶善云。言持心有道。苟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兩而字作則觀。沈註。身是菩提樹。明鏡臺也。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所以持之也。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不知所以持也。本來無一物。何処惹塵埃。不可持也。或曰。持操也。操則存。有持也。舍則亡。不知其所持

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然。此俱非有爲爲之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辯。惟道不可以知知。故有不期然而然者。知止乎其所不能知。所謂道之極也。若有不即於是。而故作誤爲。僥倖於難必者。必爲天鈞所棄矣。○天鈞敗之一句。生下人誅鬼誅等語。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可持者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慮預防。常人恭而有禮。宜足以自全。然有不測之事。而又敬而無失。與非人之所致。自有道者處之。不足以滑亂成德。而入於靈臺之中。何者。靈臺本有主持。而不知其所主持之時。而有不可主持者在也。○此從禍不至福不來意。再推出一

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恐有不測之事。而又敬而無失。與非人之所致。自有道者處之。不足以滑亂成德。而入於靈臺之中。何者。靈臺本有主持。而不知其所主持之時。而有不可主持者在也。○此從禍不至福不來意。再推出一

也。出入無時。無知其鄉。不可持也。苟強持之。則將不見其實有。

譬言禍福有時無定。突如來。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如。能不傷其藏。身深耿虛。

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夫人必有諸中。而後發諸外。若諸已而妄發。妄發之久。遂入于舍。其故轍屢屢更變。以自掩飾。惟成其失而已。○此與宇泰定者發乎天。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不善。根上。

過益多。不待天鈞之敗而自敗矣。人誅。鬼誅。双罰。○此與人舍相反。

光二語相反。

則每發而不當。是亦妄發。

泰定者發乎天。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不善。根上。

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鬼誅。謂奪其魄。而益之疚。○此與天助相反。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獨行。謂獨修於人所不見之地。所謂誠已而發也。明乎人所知也。鬼誅人所不知也。二語雖一致也。人誅一邊。故下接以券外之說。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

猶世人立券。以為憑之義。券內者。為己之學。行於人所不見之地。即上文所云獨行也。○根上。宇泰定句來。

券外者。志乎期費。券外者。為人之學。期費。是博取廣求之意。○根上。不見誠已而發句來。

無名者。唯庸有光。雖平庸之中。自有光耀丕著。所謂闇然日章是也。○根上。發乎天光來。

行乎予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賈人。猶貨殖。人已見其跂立不安。乃彼猶魁然自大也。○根上。每發而不當來。

與物窮者。物入焉。言深自儉約。如寒士然。但虛能容物。故物入焉。○根上。人舍來。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則與人睽絕矣。○根上。人將離之。故無親來。

且。姑與之為雷同。而志不在焉。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聞。安與人同。如此則人將離之。故無親來。

兵莫憯於志。鏌鋣。

無親者。盡人。

則使之也。志之為兵。傷人之心。鏌鋣。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為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

為下。寇莫大於陰陽。

物皆受我覆冒矣。與物苟且。則厭苦此身。為無可奈何而只得如此。是不能容其身也。況詆尽人舉目尽他人誰為我者。

或曰。陰陽下脫抱戴為小一句。見淮南泰定至此一段。反覆而言。靜則誠動則妄。求衛生而藏身深邃者。不可不知也。

天地之內。通受天道而生者。人

亦分而有之故成毀莫不有道存物三一大極事三一太極亦無可惡者以有意行之則入乎私而可惡矣見其鬼不得道者入於斷滅也得死得道者生順死安也鬼之一也誠則無息也陸註一即實際理地因畧以明道無本無竅是言道之隱也剽末也此言道之費

惟至人爲其志而不必故無兵藏於非陰非陽之閒故萬物不得而盜也否則未有不受其戕矣○此根上入助鬼誅二意而總發之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道者先天之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而道未始與之相離即齊物論篇通爲一之意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道之分本無惡也其所惡者以成毀之各備其體而不相通耳所以惡乎各備而不相通者以人之各有其備而不能相通耳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故生死之道本相通也若各有其備如人之生不能反乎所未嘗生是雖生亦見其爲鬼矣何者以生而得是不反之道勢必至於摧輪網末失真性直謂之得死道可也若乃既死而有不亡者存是其鬼之能通成毀而爲一故能切外獨存也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惟以有形之物理取則於無形之造化是出而知反而人事定矣○此段言道體無常以無形爲極末一

句是結穴

也矣誠也無物不有此道故爲宇無時不有此道故爲宙天門陰陽壁濕而生物之門也泥註門出義天自然義虽生物而無有一物不能乎此將以有爲有而滯乎有備矣自道通至此一段言天地以实理付我而我不可不盡其誠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剽

欻然而生非有根抵而出欻然而死非有空隙而入生死本有實理也而未生之前既死之後果在何處安着生生相續而無已惟日見其長而不知何所生者爲本何所生者爲末也○此言道之有形者皆無形也下二句分項上二句

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

然惟有所出而無本者方能有長若有本則限於本矣惟有所入而無竅者方能有實若有竅則拘於竅矣○此言道之無形者能爲有形也分項上四句內疑有闕文九字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有實而無處所以成個上下四方之大也有長而無本標所以成個往古來今之遠也造化之本於無形如此故其中之生死出入莫不由之而欲求其形則了不可得是之謂天門也○無見其形根上無形二字來總收無本無竅無處無本剽等語

天門

沈註第一說二無字其次則說有但又說生是弱喪而不知歸死是歸家則分死生爲二其次則說姑未生則無既而生則有既而死又無倏忽三段說

襲戴公笔而著姓昭明也見大也

戚是糊塗而不可分別也至紛披而移乎所在則已自矣然豈所是言哉

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然以無有爲天門者非有此無有也乃并其無有而無之即齊物論所謂未始有無是也聖人以有形象無形藏身於此人法雙忘能所俱遣矣○此左發出藏身淺耿精義

藏字與上面藏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即上文無有之義○二個至字應上

然則是至乎句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脗脣脗一樣何用波此分配寢而著甲氏以封而著其非一也如有生賊也披然曰移是

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

一也三者之論或有而無之或分而齊之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景以戴甲氏以封而著其非一也如有生賊也披然曰移是

言移是非所言也相何得妄生分別之見於人吧之間乎今乃披然而曰移是非言之當也披然分解之義各是其是是無常在故曰移

雖然不可知者也臞者之有脗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文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雖移是者之非其實是之所在盖有不可知者一也譬臞祭者分臞與脗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有一性之體則不可散如觀室必周遍於寢廟文適其偃息之所方謂之全室如此看來安有眞的是處所以爲不可知之故蹔爲移是之言也○此從上面道通其分句生來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

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試言移是之人。以有生人相乘。於是非之間。果孰以爲名實。遂以爲己之質不可。而其以死償之。若然者。是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爲實。以言之有用者爲知。以不用者爲愚。以言之通者爲榮。以阻者爲辱。究竟是無常在。時而用。時而不用。而通。時而窮。亦何知愚榮辱之有哉。是蜩與鸒鳩同於同也。移是之人。所見者小。不知大道之所惡乎分者四句生來。蜩與鸒鳩既相同。而此輩亦與之同於同也。○此從蹝市人之足。則離以放鷙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踏市人之足。則自稱放鷙以爲謝。若兄踏弟足。則以氣而噓嫗拊之而已。無庸於父母踏子之足。則併嫗拊而忘之矣。○世法中尋常閒話。說得娓娓如許。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至禮不見。人序。至義不求宜。物而自然有不愛也。辟金。不待金玉以爲質也。無親無所忘於外。以証古人未始有物之是。今人移是之非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徹。與撤同。勃。勃然欲美之意。奪於外誘。則志所以爲累。道者任其自然。化裁不謀。自然先覺也。無親無所忘於外。以証古人未始有物之是。今人移是之非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徹。與撤同。勃。勃然欲美之意。奪於外誘。則志所以爲累。道者任其自然。化裁不謀。自然先覺也。無親無所忘於外。以証古人未始有物之是。今人移是之非也。

呂註以百姓爲謝。物而使天下之矣。○世法中尋常閒話。說得娓娓如許。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至禮不見。人序。至義不求宜。物而自然有不愛也。辟金。不待金玉以爲質也。無親無所忘於外。以証古人未始有物之是。今人移是之非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徹。與撤同。勃。勃然欲美之意。奪於外誘。則志所以爲累。道者任其自然。化裁不謀。自然先覺也。無親無所忘於外。以証古人未始有物之是。今人移是之非也。

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不期辟金之信也。沈註。爰有物制。而至爰則不物。又曰。勃。悖同。自古之人。至此一段。言古人未嘗離道。而今人離道之遠者。皆由處文物之累之耳。

或曰。有生必有性。爲之質。知識交接乎外。此所以貴乎處道全生而循性也。

質。知質子之質。又安立仁義等名。使人以爲己真。因捨死以償節。直至今日。皆蜩鸒鳩。無所高下矣。

蹝市人之足。四句一順。無絕。至仁無親相合。郭註明知。爰定最確。

即爲也。
或曰性之動則情也
知慮謀謀于內。所以爲之主也。猶睨謂不著意而已。經看見者一加審視。何不知之有。言知者修爲之易也。憸慼則恣也。治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名實二者。果若不同而皆無爲而無不爲者也。工乎天拙乎人。如能使畏壘天

卽上文所謂無有也。故無爲而無不爲也。○此段言入道下手工夫。道者自然而已。生者德之光也。生者知覺運動。故爲德之所貴。性者生之質也。然之理。故爲生之本質。性之動謂之爲。率性而出。爲見焉。故曰爲。爲之漸離於性。則入於僞。故曰失。○此句言天而之人。由道漸降。愈去愈遠。外交於物。爲接內慮。

知者接也。知者謀也。知者皆本於此。乃知者之所不知。外不着物。內不着己。如睨者不必瞪視於物。無不見也。○知者之所不知。應止乎其所不知。文字中綫中引綫。備極針工。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知者之所不知。有待而動。皆出於不得已。蓋有得於己。不輕從事於外也。既動矣。無非真我之自然。而事莫不就理焉爲德在內。而治在外。名雖不同而實相合也。○此六

句言人而之天。內外皆得。所以無爲而無不爲也。動以不得已句。與上面性之動對看。動無非我句。與上面爲之僞看。

畀工乎天而很乎人者。唯全人能之。畀善中的而取譽也。是工於人而拙於天矣。蓋人任其自然。而不以有心爲之。其工拙反是。故拙於人。所以很於人也。聖人所以爲全人也。

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彼跂行喙息。群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有心而爲天也。有心爲天。猶且惡之。而況吾之天乎人乎。○此十句言天人之間。均不可以有心爲之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逃）威以取物物必
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故有若伊尹及百里奚者
皆莫能逃焉○此八句言聖人之爲天者正所以爲人不
必後後於求得介者拂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
死生也夫復謵不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介刖者
胥靡刑徒之人也畫畫衣拂弃也二者無所懷於中故能有所忘
於外復謵猶言服習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有飽遺不
飽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入之形無入之情非
在我特不得不天人乎○舊本以介者拂畫四句分屬上節非是故敬之
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
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
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

人之道○天和者自然之冲氣人得之以爲生者怒出不怒
爲出無爲是有爲而卒歸於無爲之意氣平則靜
理足心順則神功至不得已而起則所爲皆當欲靜二句
根上動以不得已句來○此十八句
總結言忘人而爲天人所以爲無不
爲而無不爲之全體功用渾然當歸本聖人之道而大道無遺蘊矣

大道所以衛生而藏身深耽是也故在外則爲人物利
害之不攖在內則爲生死出入之無有所謂無爲而不
爲者此矣止乎所不知動以不得已無二義也聖人至
人全人天人無二教也此老聃之肯也庚桑楚得之以
居畏壘所以全其形生者素矣一日因畏壘之民而發
其義宜南榮趎蹙然有託業之請也乃楚既明其師之

沈註復謵未詳或自爲自適意復反覆也謵讀通讀遺也人畏
反覆讐我而我不答正侮之而不怒之實也
沈註本無怒懼在我特不得不徒之人也畫畫衣拂弃也二者無所懷於中故能有所忘
於外復謵猶言服習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有飽遺不
飽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入之形無入之情非是故敬之
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
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
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

也
自道者德之欽理足心順則神功至不得已而起則所爲皆當欲靜二句
至此一段言無起下之詞不得已句根上動以不得已句來○此十八句
爲而無不爲之總結言忘人而爲天人所以爲無
全體功用渾然當歸本聖人之道而大道無遺蘊矣
不露主角終庚桑子藏身深渺之美

而下脫無

教復推其教於師吾意迷必能反情性而自化奈何其至老子之所始則挾三言以俱往繼則瀠濯以自愁及內外俱轢心與境兩相牽引又欲舍大道以求衛生豈知衛生之經非大道不能乎故老子即以藏身深耿之貞分著其義而歷考其所能使其心不與境接而大道或可庶幾矣然又不能無安勉之殊也若至人不以人物利害相攖是其境未嘗與心接較之氷解凍釋又有進也然猶有知之未忘也必如兒子之槁木死灰而禍福無有方能以心而化境矣故論其理之必然則天光

發斯有天助人舍而境既由心而造論其數之或然雖萬惡至以為皆天非人而心總不由境而加知止其所不知道盡矣豈若不參內而參外昧乎人誅鬼誅之戒者哉雖然道之止於所不知者何也蓋道本無可知者也成毀常通無形可見出入生死由乎天門此淡眇之極自非聖人鮮克藏於無有一無有之中與道合體者矣故古之人有未始有物之說知有所至而不嫌於異今之人有移是之言以知為師而貽譏於同孰知至知不謀勃謬累塞之既化自有無為而無不為之用蓋道

德本於性之自動而知者之所不知所以可貴也工乎天而拙乎人聖人與惡天之全人豈有間歟夫聖人又非有意於爲也藏天下於天下而物自莫能外焉第見其敬侮不殊同乎天和爲忘人之天人而已其有爲也亦緣諸不得已耳聖人之道不外乎藏身淚耿之肯也此篇意實貫珠文頗艱澀破碎卒然讀之蒙然而已其中精粹之語殊不可及後人疑其非莊叟之言恐亦非定論也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矣武矣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音嗜）摩好惡（上）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言嗜欲好惡習之不可戒之不可弊）武矣超然不對（超然猶悵然○武矣此時頗有悟機可告以真人之言矣）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搏求飽得飽則止是謂狸狌性捕鼠無大志也）中之質（若視日者高其目其心若有上之質（若亡其一（蓋併其思而亡之）嗒

超然遐想之意不對則必自思所以免此者矣沈註望日思一畜也或曰亡一猶喪也

武矣未可遽告以養性之言故因其所明以譬曉之執飽而止固卑而不足言與性成縱之不可戒之不可弊

悟機可告以真人之言矣

一則不知有我遺顧其他沈註諺云瞌睡馬咬韁騾

中矩中規此亦非有意而爲之之貌。然喪耦之吾相馬也吾相馬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言其動合度也舊分齒背頭目太泥了是國馬也然未嘗乎鉤繩規矩則彼我俱未化也成材生而如此也郵如郵毋若若有之憂也佚失路也喪其一之意。若是者趫捷絶塵不知其所之而喪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眞人之言也呂吉甫以喻人臣忘勢謬甚。也不知其所喻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文可經邦武可戡亂故而吾君未嘗敢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

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人似其本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鼬之逕山蹊之間音良虛空空谷也柱塞也鼪鼬所由之處也而藜藿塞之荒涼可知。踉位其空踉欲行貌位處也言且行且止之時也。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跫然空中足音之響也九字作一句讀。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謦欬咳中聲○數語寫出寥落不堪之景幾使離人破涕猿號鵑啼聲不堪聞也且文本一意忽作兩截無限潔洞波折。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喻人失其性命之情猶去其鄉而遠遁一聞眞人之言未有不

蹶也況註若是乎怪其操術淺而收效深

今人于紛然酬酢之時迴念存提最爲可樂味乎此則滓垢反性之言可見矣流人謂背性之遠逃虛空謂遁于所處而迷以失眞也鼪鼬之徑已非人迹所至而又藜藿塞之極形其境之荒涼也踉蹌而住空虛之地也

賓擯同。
喫不慣酒肉幾。
是真高強擯酒肉而不御者終僞也
天地視万物無二也。登高喻貴。居下喻賤。言不可尊已卑人以縱其欲也。承上一字起下独宝。是登高而自以為長矣。已之真神豈欲為此。
和一致也。姦越位也。推已及人則暢然損人利已則歉然也。姦

如親戚昆弟之久離而復合矣。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卽將酒肉之味生出養字來。言萬乘之君。非長而高。非短而下。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不但腋削民膏。益有糜爛其民之意。觀下段便見。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

則足以病神。病之病神也。沈註。無論人心不服。聲色臭味之摩。蓄其六根。賊其天和。所以病也。夫是數者。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而君獨病之。何哉。○承上一句收得冷雋。與莊生外傷為之則內篇所以異。況句同調。

益潰。君貝此為之。沈註。誠偽二字為一義。卽下文此段眼目。形與形相生。有仁義之形。則偽仁義者。必從而忘之。心有所形則愚之。皆不能以有成也。凡成空造出一形矣。心有成算。則自然生出攻伐矣。心有變動。則內

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姦亂也。以

而為義偃兵。其可乎。愛民。從上面苦一國之民意轉下。欲民所以為義偃兵。二者總屬一事。

哉。凡欲成其美者。皆為惡器而已。蓋仁義本美名。而為之不由中。未免流之於偽。豈非惡乎。○偽字生下誠字。

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始不成。姑息之政行。所以養姦。警備之防弛。所以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故有為而形者。能造其形。所謂兵莫慘於志也。

未出而外已戰矣故下文遂極言心兵之不可有窜列徒驟指兵麗譙鍋壇旝心言胸不可先有甲兵藏逆憶藏逆憶也巧謀戰三者必皆懷藏逆億而得之是心兵之害也君若勿召矣言必欲愛民也胸中之誠自好和惡姦之神也天地之情養万物如一之情也攖擾人心之攖周濂溪誠無爲一語足以蔽之

七聖皆迷南形去知之候也遇牧馬童子因疑得宿也七竅渾沌之喻不切亦若此而已矣之此指襄城之野傍復無窮行不知所之正爲天下之上也或指爲牧馬者固非或指爲治病者亦未是六合之內俗塵纏擾故至于蒞昧也

若心執定而不化則有攻伐之形心爲物所變亂則有戰鬪之形此言外形皆本於內形也下二語承上一句有窜列徒驟指名麗譙鍋壇旝名鍋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無非爭奪之境兵騎之象無去其心中之兵也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驟於鍋壇之宮兵陣無藏逆憶也無藏逆於順之中就一念之起而言巧謂機心謀略自機巧出戰爭又自謀略出○四句一層推比一層

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夫以勝人爲勝養吾私以快吾神其爲物所戰受傷多矣不知胸中爲物所戰得失不知孰善養吾私與吾神來君若勿已矣言君若勿爲此戰勝之事則已矣

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調絕去仁義之

攖人心之攖周濂溪誠無爲一語足以蔽之

七聖皆迷南形去知之候也遇牧馬童子因疑得宿也七竅渾沌之喻不切亦若此而已矣之此指襄城之野傍復無窮行不知所之正爲天下之上也或指爲牧馬者固非或指爲治病者亦未是六合之內俗塵纏擾故至于蒞昧也

幾僞者一味無爲自然與天地無私之情相應而不攖於其中焉○天地之情應上天地之養句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儻兵哉民命生死懸於君心之一念兵不足爲害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大隗猶大道也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也童子大樸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而亦若此而俱指治病而言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

乘日之車進德修業欲及時也黃帝遊而迷童子遊而痊則黃帝之所謂聖者童子之所謂病也六合之內交際壁指也襄城之野水鮮東釈也六合之外則不可方物矣

循本凌擥也辞問也每事歷過辞問之也

子適有昏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遊於有方之內爲物所構漸覺昏昧也欲已之則莫今若以明故乘性中之慧日而遊於無障碍之處也六合之外出乎有方之內也○此以治病之法喻治天下之法夫爲天下之法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黃帝以童子言治身不遑爲治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故又請問也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牧馬去其害馬與治身去其病身其指一也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沈註長者教予以無事之法爰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今予病少痊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辞則不樂皆圄於物者也凌凌轢也辞說也圄於物爲物所拘也○四句言各有其能而憂其無以自見也招世之士興於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招世招於世以自見也矜難謂勝人之所難勝奮患於憂患之中宿名留名也廣治廣其治世之具也敬容飭其動作之容貴際以交際爲重也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二句言各有所爲有所取也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二句言各遂其所爲者有以自喜也錢財不積則貧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

無凌辞則不樂必察而后能用其凌辞也招世自炫者將以求售中民庸碌者惟恐保倍病如倍病之病三句欲名居于此而不去也通雅際壁会也相交会之弟比親暱也適爲合作也遭時有所用二句言虽得時而駕亦爲已而已順比于歲合于時趨也若此者

爲物所易而不能易物者也既爲物所易則內外皆汨于物而已

變。物。謂物力。勢。謂權勢。總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喜於更張。以自夸耀也。○三句言各有其性之偏者得失易於動念。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之所用皆有所爲。但各安其一偏。猶歲令各有其時。不能爲變易之物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逐末而喪眞。不知無爲而無不爲。

莊子因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昇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惠子此時亦明知其不可。故意說個可。正是其強辯處。此等百喙眞個無可奈何。惟有置之不較而已。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秉公孫龍名。與夫子

子以不出乎衆爲恥而務爲強辨也

或曰。淮南以冬鑠膠。以夏造氷。又曰。調弦者。卽音之君已形也

鍾伯敬曰。琴瑟各調不同。有兩絃三絃者。亦有

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爨。舍。飛。不用火。爨。造。氷。不畏暑。化。蓋○俗本舍飛訛爨鳧。未是。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廢。置也。置一瑟於室。此瑟之宮角。而彼瑟之宮角自動。蓋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非奇事也。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或別改調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爲衆音之主。於黃鐘之宮。宮爲君。故能役他律。此

止改二絃者。如琴慢商調。但緩二絃。變宮調。但緊一絃。而彼六絃亦即俱改調。以辭。謂抗其詞。以相爭也。相鎮以聲。謂以聲相壓也。惠子以四子與我相辯。不能取勝。曰。以其道爲至。豈知道之移柱亦然。其所改一絃。即以無爭爲貴。相抗相鎮。無有是處。

以完其求斫音刑鐘也。以束縛之。古者以刖罪門。欲其子之爲閽。則必束縛之。又惟恐其缺。何。其愛子不如愛物也。○此喻惠子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保。惟加意於詞辯名聲之間。顛倒之甚者也。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亡失也。求之而不出境外。亦終於遺失而已。○此喻惠子不知他夫楚人求大道。惟於四子之中。欲求相勝。總不得道也。

寄而蹢躅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

諸家皆不能勝我。而服我。則爲命中之技。而非魯遽之慧可比矣。

音義。蹢。投也。循本足不進。蹢子愈不愛精神。斫鐘。喻辯力堅白。唐子。喻大道不在。戔近遺類。猶言不知類。蹢躅。能動舟人習於舟。其勞明。不敵矣夜半無人。其勞明無助矣。未离乎岑。其勞無所依傍矣。造之怨也。亦何爲哉。

物必有眞而後文。可施郢人既死。無立不失容者。故謂之質死。惠子只資其高敏悟。絕世涕國。睠不舍猶孔子取狂相。

而足以造於怨也。寄寄寓也。寄寓而蹢躅者。其孤弱可知。既無鬬具。乃敢於夜半立身岸上。以與舟人鬬。吾知其不能脫身於岸上。徒以取怨於舟人也。○此喻惠子道既不足於己。又欲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使與物不適。沈註。身未离岸而足以遺矣。然耳。入其舟中。則必不聚矣。喻據梁相之勢。以與人爭。且失數萬。欲再鬬。吾其可再乎。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運斤成風。睨目。以手。

與言之矣。以惠子之葬。猶痛惜之。則莊子之言。舉世無一知之。可見矣。然吾以爲千載而下。亦無一

或曰質猶質於君前之質對也可不謂云言不可不及將相詢而漠言也

者不獨當年而然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上不比之不比之不比與之竝立也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鉤亦逆也○管仲之言正是愛人以德君友之間兩得之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上忘者忘其勢分之榮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人而於憐之所以爲難

張本謂作識拔管子呂覽皆慕呂覽又作不比於人上志而下求其於物也有不知也

不比之所謂人至清則無徒此即潔廉之累也衷存不念善惡

所以虽兼而不事于聖鈞引君之怒逆拂民之欲上若逸之下若畔之便安鈞君逆民相反列子作下不畔郭本黃作皇或曰恂恂通

司馬云見執而死

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隰朋事業不著於春秋未見其賢與否但管仲臨終不凝不聾不作是此義家翁正是此義

亦魯鷹人太史公言是年隰朋亦卒則管仲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音擭抓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疾也給續也捷速也矢往疾速狙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委蛇宛轉之貌攫抓搔之貌敏猶能搏也趨射爭進而射矢多不及搏執其矢而斃其處也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伐其巧承上見巧來恃其

驕人之色
鋤其驕矜之色。
顓。多也。奔樂。
則不至。知之委
蛇。辭顯。則不至。
知。狙之特便伎
巧
存物論中一問。
恐其不可知。此
也。此際所言。問
其何以能此也。
故下文荅以居
山水之中。言無
心自晦。則雖隱。
亦彰。德其知。是
乃日欽而自至
于斯
鬻之謂。田禾以

便。承上敏給搏捷。戒之哉。毖乎無以汝色驕人哉。色字所包甚廣。
矢來。殛。應作極。
富貴。則有騎泰之色。貧勞。則有矜誇之色。施予。則有恩德之色。是皆所以取禍者。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所以深自貶損。鋤其色之根也。三年而國人稱之。去樂。辭顯。三年之功而後成。則此良工夫。委屬難能。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言於物之中稱尤也。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此其將何以自見。見也。觀下文可見。曰。吾嘗居山穴。人物之中。最者。若槁骸死灰。如此。邪。不知子綦政不欲自見。之中矣。當是時也。由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

見子綦而炫鬻于人
或曰。淮南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鬻而自往。窈冥。不知為之者。誰而自成。智者。弗能謀。辯者。弗能論。昔者。吳王。聞。越。有。道。士。使。人。聘。之。道士。至。吳。王。問。曰。子。欲。何。聞。寡。人。道士。曰。臣。欲。聞。大。王。之。憂。王。曰。寡。人。無。憂。而。國。家。之。難。無。所。聞。其。辭。註。恬。臥。養。德。敵。國。不。敢。犯。害。又。按。通。猶。甘。酣。通。猶。本。若。言。可。用。則。

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田禾。即田和。齊君也。觀。來見也。賀。賀。其得人也。言已有以自見。故人得而知之。名之所由著。即實之所由喪也。烏得不悲乎。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既悲人之務名喪實矣。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為喪而未復。故悲夫悲人者。然。以下知其跡未臻化境。故悲夫悲人之悲者。而後日遠乎。累。槁形灰心。益由此矣。○文如層巒疊嶂。愈出愈奇。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言古之人宴會之間。常有言以相規。所以乞言於夫子也。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言吾聞聖人不言之教。而

吾願有喙三尺。反言其無所用也。況註枕羽而甘寢也。

吾未嘗語人。今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繫叔敖甘寢乘羽。而鄧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則於此語之。二人皆以無爲而解。難息兵。則言實用不言。此事甚言其不能言之意。○夫爵受酒二人。往事當面敘述一番。

總兼容并包而不分析也。道之所一有一而未形也。德皆是此而孕故總乎此。

着。必喙長三尺。而後能言。此。卽現在執爵之時。

不分析也。道之所一有一而未形也。德皆是此而孕故總乎此。

着。必喙長三尺。而後能言。此。卽現在執爵之時。

無可言矣。故休知之所不知。則予也。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者

先天之樸。一而不分。故失道而後德。德總。猶歸根也。知之所不知。其個中有難於形容者。而言於此。無所用也。休。止息也。○此二句分頂上二句來。

有對境相忘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子也。此。

有對境相忘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

有善辨之名。若儒墨者。其爲不善者可知矣。若欲以辨舉之。

舉者。舉其事以示人也。儒墨各有分名。而兢兢於言辯。是不能總乎道之所一。而休乎知之所不知。誤已誤人。豈不則亦不勝其辨矣。

凶哉。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

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

大人。言聖人之渾同。而不外著一所以爲大。正與儒墨大字辨析到底。轉換不窮。狗不

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

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善言。卽今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爲賢。而況許之爲大乎。嗌大。無名相。

迫出言語思議之表。不可爲也。有心爲之。

便不是大。而況爲德乎。德者道之降也。

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夫大備矣。莫若大則備矣。天地之大備。原無所容心於其間。而人可知矣。○句法冷軟。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人之誠。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

何可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不以物喪己反之當見身不虧因其自然之大於人實際道理也大人此而已。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機鋒有致。

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言汝惟知飲酒食肉之爲福而不知飲酒食肉之禍必有所自來。

不與等語翻弄其行文姚媚有今也然有世俗之儐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始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言其循常任性無功於世俗而得世俗之報者勿爲則已矣不爲而自至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

能沢及三族矣猶言豈不怪邪或曰猶言汝何哉怪邪斷句法

梁公弃官中衛名應國君同食被

亟二以富天下爲仁則必有甚不仁以存乎其中者矣故恐其爲天下矣而人與人相食之患亦甚乎此矣此皆誠不能動物

來吾未嘗爲牧而牲生於奥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宋若勿怪何邪牲牝牢也室西南隅爲奥東北隅爲宋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數語與庚桑楚篇同意只將與字換

故以愛利行仁義也誠苟在中何用行仁義哉有器所以得貪有仁義所以得民覬暫過目也言一人之所見有限不足以斷制利天下也正與上文不見天下之笑後世之患下文不知賢人之賊天下互相関会利天下仁義得民也賊天下一人之所見有限而流弊無窮也若此者

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恐其逃故刖之也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渠公齊富室爲街正買楓以自代也○此言禍福倚伏無常術者之謂祥即道之不祥也故三代之祖若父皆積功累仁而後食其報若暴秦之與而九廟隨滅於二世此古今得失之林也或曰適當是踊謂爲踊闕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即庚桑楚篇言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朝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語意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捐仁義者是與仁義相忘即下面外乎賢者一流人此樣人極不可得而利仁

局中之賢人何從得而知之惟局外者明其故耳通雅曖姝言其柔悅也崔烈傳文不知姝邪姝姝猶好好也又曰卷婁曲婁盛羊肉之卷也聚婁同沈池華記直爲羊非也猶言域此以進域此以退也此濡首于權利而不能引決以至于亡者舜舉於童土此得人之得而不

義者天下皆然也利者衆則歸往者不可得而禦矣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夫爲仁義之行未必由中而出不過爲民歸往之資耳後有欲民歸往之者亦不免借此以動入○如豆區釜鍾之類是猶假好獵者以網罟罾弋之具以肆其掠取之術此大亂之道也後世人與人相食非以此歟諸解俱謬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音嘖萬物萬形當輔其自然而後可以曲成而不遺若必驅其從我是欲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猶割物者不顧其所安而總合一割而斷之其爲傷者多矣此便是利中之害覕割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賢人爲仁義之人也外乎賢則高出賢人一等者○許由逃堯之言止此下俱莊子雜著觀勾踐會稽之語可見有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音權曖姝濡需卷婁六字叶音成文其義已見下文不必穿鑿訓詁疑當日或有三樣成語故

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性情與之相合也。

莊子欲引卷婁一段。因併及之。所謂曖昧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曖曖昧昧。利如順利之利。衆至則向背不同。而不能入二相合。不能相合。則不能順以心之。煬如煬者避竈之煬。抱其德而不用。惟煬其天和。以順天下。曾子蟻壤一寸。而仞有水是蟻有知也。如蛾弃知。則無營求知魚得計。則不爲

自以爲是。而不知其所以然。

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曖昧者也。虛靜之中。本無一物。何處着得。濡需者。豕蝨是也。議論。此等人是坐井觀天一流。

擇乎蚤蝨。自以爲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其所謂濡需者也。人之托身於權豪富貴之門。而一旦與之同禍者。何以異。

卷婁者。辯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羶也。辯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都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

冀得其來之澤。辭衆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童土。即童山。山不生草木曰童。言其陋之甚也。○三等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乎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比合也。人既衆則情亦不一。難得其合。不合。則未免相背。非所以爲利矣。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無心於天下。而無所親疎。抱德養和。以任天下之來去。得以全吾之眞。故曰眞人。眞人神人。無二義也。眞者言其無假。神者言其不測。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蟻至微。羊至柔。而未能無知無意。眞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居。而棄其知與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如此與物相忘。將使目忘

餌誘。如羊弃意。則不喪於多岐。此喻承上抱德。以起下復心也。

以目視目。此三句。即抱德之意。所謂同乎無知。其德不離也。平則因物而無所私。曲變則循物而無所作。委委。委曲。委沢本作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以天待之。以無爲待物。不以人力助無爲。得之失之。之之指物之義。

得于物而生。或失于物而死。真人不能离物而生也。或得于物而死。或失于物而生。真人不為喪已而徇物也。上二句不离于物。根以天待之。下二句不泥于物。根以人入天來

鍾伯敬曰。得生失死。其生衆。其死哀也。得死失生。欲有甚于死。惡有甚于生。唯種不如用菜

乎色。而所視者惟目。耳心忘乎聲。而所復者惟心。復字即易封所謂敦復。抱德煬和之學盡如此。若然。則不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如繩。不見事機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矣。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言居無事以待事。事不以有事求無事也。比前語氣又進一層。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死生猶金生粟生。爲死之生死。即貴賤之義也。眞人應物。各隨其所居。於生爲生。爲死或復爲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根上其平也繩其變也循二句來。以言眞人能順天下。非猶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者。故下以藥喻之。諸解惟郭註爲是。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蘮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承上言藥所以醫病也。若不合於病毒一也。故梗浮雞補零利當其用者。各有時而爲君。夫用之者得。則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即舉數品。其他

者之能因時達變也。或曰。通猶繩也。或曰。諸只雞蘮。芣苢。薏苡名卯。溪方言云。芣子。實謂之薏。俗名雞頭。盤風日常處之。河亦常然而不損。盈特其不竭之源。源之所以能不竭。以其常在于土而不離也。真人之德。不離寧異是哉。沈註。只此也。或曰。語只猶言縱使。此離其本而不守其舍。非視目不可勝言。所以如繩而如循者。如此。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鵠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文種明於謀國。而暗於保身。猶鴟目能夜視。而不能晝見。鵠脛限於長。而不可斷去。其於得失生死之處。卑。此遺彼。去眞人遠矣。此反言以形之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撄也。時源而往者也。風之過。日之過。皆以三字爲句。河也有損。謂減耗其流也。河有源。故不見風日之相撄。以眞人之應物。而不窮者。蓋有其本也。○此承上文推進一層。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水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物之於物。如磁石吸鉄。陽燧取火。方諸取水之類。守之審者。止於定

聽耳夜心者稍分而不過也。○此承上言源之足恃者。故曰之於明也殆。又推進一層。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府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字反以其守之於身者定也。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足以殆吾之府。府。藏能之所也。○此承上守審之義而反言之。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滋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殆之既成。若不及改其速也。如欲改之。反守其性。必因其功之素積以期於成。而遲久以待其自至。何其難也。是能之有害於府。如此。世人不察。反以爲已之寶。認賊作子。眞可憐憫者。○此承上四殆句。而痛言其害。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亡國戮民。舉禍之大者。而言。問。講求也。不知問是一句。直貫到底。下面其問句。與闔亦不問句。俱與此相呼應。是字。暗指下面所言而發。其端。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能。知天之所謂也。○足之所踐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貧。以藉以達天。○此承上起下語。是通段過脉處。下面層層俱發此義。知大一。知大陰。知大月。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天之所謂者不一名。而人之知之者亦不一端。如渾淪未判謂之大一。至靜無感謂之大陰。分而有名謂之大月。同而不殊謂之大均。廣而不禦謂之大方。期而不越謂之大信。眞而不僞謂之大定。此皆天之所謂而備言之。○此承上知天之所謂而言。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月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此又分言知之爲功有不同。必如此而後爲眞知也。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

也。太一氣之初。大陰混沌之象。大月陰陽五行。大均物一大極。大方遍滿充塞。大信眞實無妄。大定不出其位。此言道之本然也。視示同通之。狀其氣解之。神其用。視之。狀其類緣之。因其性。躰之。盡其材。稽之。考其有。持之。防其失。此言道之當然也。盡有天。則盡乎此矣。照則循乎

此樞則冥乎此彼則始乎此二待源而往實際其解之五句言承上時其所不知而後知有躰而藏干無用無爲而無不爲也解既以不解爲解知既以不知爲知則講求之若不可求之于物亦不可求之于無物頭滑有實捉摸不定而又非無物也不代則無二無息不可以虧道本無欠缺道妙如此可以謂之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解猶知也○此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頭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又爲初機立個方便法門設欲講見其升降上下而頭也流動旋轉而滑也然而實理存乎其中自古及今以閱衆甫更無代易亦無虧損可不謂大揚搉乎○揚舉也搉引也○此恨之不知問是句指出問之之法來○闔不之不疏本無淮南高誘註揚搉無慮大數名也漢書揚搉古今註舉而引之陳其趣也

已冥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言此中之實理昭著如此曷不問是而生疑惑於其間乎若以此不惑之實理能解我不問是之妄惑則復歸於不惑之域自無有惑之者矣此謂大不惑也○此又指出問之之病而切言之

凡內而治心外而治世大約知天者眞知人者僞而眞與僞之間其損益又較別焉魏武侯性命耳目之交病也形神之可勞也是不知乎天之眞者也相狗相馬之喻好和惡姦之理非徐無鬼發其義何以宣眞人之譽效使愛民偃兵者知修胸中之誠哉然非無鬼一人之私言也黃帝之見大隗也以七聖而服一童子猶不外乎去其害馬之片言則其他可知已乃世之人去天漸遠未免各有所趨馳其形性以潛之萬物寧知各是其是以人相敵者不如立而爲質以天相忘也若陽朋不

譬揚搉其說者「言道非不可知道既有人揚搉則何不問之而生惑若以揚搉之不惑而解我之惑以返於不惑庶爲大不惑不然吾見大惑終身不解

以賢臨人。顏不疑不以色驕人。南郭子綦不先以使人知。不責以使人。皆庶幾知天之真者矣。猶未也。惟孫叔敖市南宜僚不道之道。仲尼不言之言。則爲德不能同。辨不能舉。即并包天地之大人。無求而大備者。豈有加焉。夫古人之舍人爲而從天真者。非漫然而爲之。又有見乎人損而天益也。九方歅論世俗之償而子綦不以爲福。堯知仁義之利。而許由友以爲賊。蓋知卷婁者不得休歸。其失每與瞿鵲子無疎。不以人入天。視生死得失之相乘。等之藥菫之相

帝也。亦何至如文種之存。越愁身。僅爲鴟目鶴脛之用者哉。夫有形者自然相累。而無形者磨之不磷。凡物莫不然矣。彼風日之過河無損也。以有源焉。則物之守物者。皆天也。不然。舍天而從人。斯有能於其府。則殆成禍長。於治身治世之道。蔑有不損者矣。如是而知天之所謂可。不問乎。夫欲知天之所謂。又非以知知之。殆以不知知之也。大一。大陰。大目。大均。大方。大信。大定。此皆所當知之數。亦皆以不知而後知之數。所以問之之法。必在乎於有崖無崖之外。而求乎萬物今古之間。以不惑

鮮惑。天人之理。庶乎其得之已。此篇前半。詮理精密練詞古雅。後半。變幻斷續。不可捉摸。文境之奇。盡於此矣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則陽。卽彭陽。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此公宦念頗熱。然求薦之容易。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言我雖譚汝於王。不若公閱休之言足以見信也。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耶。曰。此予宅也。予宅。謂我之所安。惟有此耳。此外別無他營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言夷節談汝於王。已不能取信。而況我不如夷節者乎。諸解失之

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顚

宜乎富貴之地。非相助消也。言我之不如夷節者。何也。蓋夷節雖

擯。周禮作賓。國語作儐。冬則以下。暗。提醒則陽非可仕之時。無德指賴其助消有知照下彼人能揆不自許以神其交。謂楚王雖不之許。而必強爲。則以著其交道之神。此種招權死利。固已顚倒昏昧。于富貴之地。其于朋友之間。豈能相助以遠權日趨于汗下耳。春本非假友之

時。病寒者不知無恬退之德。而有干進之智。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與之滑稽以神其交。則其氣味之相薰。必將頓倒昏昧於富貴之友。冷風之時。而地非徒無益。夫凍者假衣於春。喝者及冬乎冷風。假衣於春。何足病熱者不知其實相損也。不可頤冥之流。以救暍凍。及風於冬。何足以救暍凍。欲因夷亦不知其時之節。以求進。何以異此。言其無及於事也。夫楚王之爲人也。不可或已。淮南夫人之事其神。而撓其精。皆一然而有求於外者。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喝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非佞人以甘辭悅之。正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楚王之處已。待人嚴猛如此。非有辯才正德之人。誰能動之。益凶暴之人。非常人所能化。必俟聖人而後有以善其用也。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化卑。爲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樂其羣而無猜也。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通乎彼而仍不失乎我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

德之大道化之。則亦料頭編鬚。而不免虎口爲期乎。歸以君心。不過間或行其所施耳。諸解俱謬。其於人也。偶然並立。而人化之。如父子之宜。軍歸。若田野。而君必候。其所施。前段說公閱休。而只用佞人正德一句。輕

其所施。其和氣之蒸人。使人有不飲而自醉者。故益立之有所勉也。復命。歸根之謂。格。動作也。動作之中。不離歸根之道。惟師法乎天之自然。而無容心也。○此承上言聖人乃人則因此而名之耳。○此一節。言聖人。皆出於自然。不足。則所行有限。而時或有

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綱緆。猶糾纏也。聖人之心。自無物累之糾纏。物爲一體。盡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倘若出之有心。而憂其知之不足。則所行有限。而時或有

憂乎知。而所行

三作紐　聖人綢繆以下。另作一段。言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乃性之也。即命他有所動作。亦出于自然。人便視爲有爲殊不知憂其知慮以爲之則所行恒無幾遇著行不去之時。將若之何。人與之鑑也。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終無已。美者賤而惡者貴也。行賢而有安往而不愛哉。十九。十分遺却九分也。著註繙入之三字。當作繙合。按日本亦作合。再相氏至無時。証上終無已。用與物二字。便將人安之亦該括在內。言衆人之心逐物而化。即所謂內化外不化者也。何不試舍之夫人之所爲。目與物化者。本欲法天行建也。今內化外不能行者。將奈之何。○此承上反言有心之爲累也。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性也。此承上人則從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人則從而命之句來。言聖人之性。出於自然。而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繙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衆間。猶見聞之易者。○此承上人安之無已句來。言人之所以安聖人。非有他故也。蓋以性者人之故物耳。人遠出而歸家。未有不見舊觀而喜慰者。聖人復其性。是得其故物。人有不安之者乎。○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以運轉不窮。其無終無始。無幾無時。以與物化者。蓋有不化者以爲之樞紐耳。何不舍於是乎。舍止也。○此引夫古以明上意。與上文所行無幾時其有止數語對看。

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師天本出無心。自能與天合德。若有意以天爲師。便膠執矣。何異於殉物乎。若欲以此爲事。何以爲哉。○此又承上文以天爲師句推進一層。言聖之師天。非有心於師天。故與殉物者不同也。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入。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淪。其合之也。若之何。承上言聖人之師天。無容心者。蓋其心至虛。併天亦無之矣。又何有於所

化是不得師天謂人所謂始所謂物哉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奈何而以殉物爲事哉敎語若求合於聖人則俱爲反聿諸鮮何道哉意則見下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嚚法得其兩見司御官名始有天不知師門尹登恒人名湯得之以爲師雖從之而不局於敎斯可矣也不替因物而非狗物也通謂得隨成之道矣故人不稱其師而獨稱湯之能自得師而非狗物也通是湯爲師司其名也然名乃身外剩法有名則未免落於竭也忘万事而有爲而是非美惡兩端之見俱生矣非能合於聖人之師未嘗竭竭惟得其環中以隨成天也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仲尼爲人之傅亦盡其思慮合之試觀聖人合于道者若何而爲之俱亦不免有心矣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歲之所以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外之所擾擾爲累者以內之未忘致之若無內則無外矣容成氏之言高於成湯孔子一等其所以合於聖人之師天者或以此歟○自湯得其司御至此詞句轇轕紛紛附會總說不去余姑曲爲

成若師天而不本其師天之迹是爲之司其名也嚚于法而病實既欲盡其實又欲擅其名適得其首鼠兩端之見耳若以聖人非脩爲不能則如仲尼脩爲可謂盡矣然不過隨其曲傳無首則歲于何成無內則外于何附以見必得其環中而後能隨成若一味世故圓轉而內無實之說然亦不免附會矣

鍾惺曰此段頗難強通疑有闕文註湯得其司御以下須其三句之義始貫此看來亦未可通蓋帝命容成造歷故其言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註司御等名皆寓言司御主調御門尹正所以登恒成有恒修主調御者心所入者道則道之久此皆師天者也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犀首官名其名也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民人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熟發於背然後扶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忌也忌也出走言畏忌而出奔也忌也必如此誅其身方見得光明正大異於刺客之所爲也此前似一層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季子以魏之休養已久爲垂成之衍廢也此前又似一層華子

得不爲鄉原之爲以是而非其
曰聖人網縕王此發明聖人外
化而內不化所
以化人之本也
忌也出走因其
賢臣田忌鄒忌
出走而挾其肯
折其脊所謂增
不益羽必不下
也鍾伯敬曰季
子是蘇秦李子
恐王以不伐爲
賢則仍反其行
刺之故知故以
亦亂人道之又
亂人也但能議
其是非而不能
得其當然之故
故謂之又亂人
戴晉人蓋漆園
自寓也韓詩外
傳戴晉生敝衣
冠而往見梁王
在如在脩璁玉
斬之在謂審察
也通達人力所
通也若存若亡
似有似無也從
遊心無窮之境
返觀人力所通
則微之至也悄
然若有亡從前
爭奪是非之念
一齊都忘

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
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
乎君曰無辯蝸蝸牛也之無小不大以道眼觀之無大不小天下一
蝸也梁國一蠻也何以辯哉入跡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
內也今以四海爲大矣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況
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此時客便出爲
反障礙矣故下文又再
叙客出兩字而不省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
不足以當之大人即前篇所謂生無爵死無益
實不聚名不立者故高聖人一等惠子曰夫
吹管也猶有嘐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管孔小猶以形氣相
戛而有聲若劍首之

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君何曰君
求其道而已矣華子以季子猶有功利之心而不知求道
也道則無人我無恩怨無大小強弱而戰
爭攻守之事俱在所不論矣○把亂人兩字一總罵殺尤
妙在第三句故下面戴晉人之言並不提起伐與不伐一
句之間能令前案能伏後脈人只當快論讀過差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以戴晉人見魏
君也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
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
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
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

夫妻臣妾一奔乘屋者無久序故怪而問之僕言外得之。

[夫映然如風過也今人蓄言于不然之事產三詞之曰與其語本此菅之有嗃已不冥聞至于映則其聲益散矣高道喪鮮若其醜有同于吹劍于平此者其謂何哉]

環吹之則映然過矣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將失其爲聖安得有聲乎哉○只贊晉人便有許多規諷矣當於言外得之。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蟻丘山名。

漿賣漿者家也臣妾爲子路曰是穢穢何爲者邪穢穢髮亂不整

人僕也登極乘屋也○言其有聖德而隱之極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於僕隸之中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

畔與主人分庭伉禮而爲客惟藏於左右而唯而供臣妾之役者。其聲銷其志無窮。

言天下有心人也○言其有聖德而隱於他人者。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所言皆世言而心與世異也。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

陸沈之隱猶無水而沈大隱之不用分別夫妻臣妾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以律此妄而自成其爲隱彼以我知其陸沈之故而猶曉之則必以我爲伎人矣註陸沈視世皆空方物沈寂也若然言其用心如此夫子一見知爲宜僚宜僚亦一見知爲夫子圖恭遵草也滅裂凌躐也耕芸虽有而侯而食報則一蓋爲政者治民之始初終俱不可有所忽也若名虽治之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以律此人謂其志尚於內而不爲外所奪者。

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著明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

言。如他者。

彼且以丘爲伎人也夫若然者。若然這等人也。

蓋聞其人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

存留也。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室虛果已逃去也○又添出沮溺丈人一段公案但彼隱於耕此隱於僕尤爲奇特。

或曰我猶總三言其髮逢三也左傳余髮種三汲冢周尽殷政總三知風草通雅因恩而轉也當顓而隱無水而沈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

繁以滋予終年厭飧。鹵莽類而地虜坏也。變齊謂盡易舊歲之法。封人益以治田喻政也。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喻政治身之道。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以衆爲故者。言其皆溺於衆人之所爲故也。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克治功疎。物欲交離。遂至認賊作子。此所以爲鹵莽也。崔葦兼葭。二者皆蘆屬。喻心地荒穢。衆欲之荒穢也。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言其性地荒穢。衆欲叢生。始扶吾形以遂其耳目鼻之養。隨即擢拔吾虛靜之本性。以底於病也。始字與尋字相呼應。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潰內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潰也。溲膏則漏也。此皆不內熱則潰也。擁腫膿血。漂疽疥癰。則發也。形神俱病。以爲鹵莽之報。

（韓詩外傳子夏曰。吾嘗過魯哀田畢威不收上無不然何況於人乎吾願君善其長其兄而忘其弟也。）

而不盡其量是教之鹵莽滅裂于我矣變不變而整齊也。衆爲即下文所謂欲惡也。欲惡既多則治身不詳而鹵莽滅裂。摩妄生爲性崔葦兼葭。喻亂美種。扶形助欲也。並潰精神消散也。漏發血氣流溢也。漂疽疥癰。血氣流溢之故。內熱溲膏精神消散之故。雖亦必不能行吾所學故謂之猶是即其人而強問之。大苗謂法網漸密而人人將擢于法也。先甯之就其所初見而言。所病寵尽權貴也。所爭財尽府庫也。窮困而使爭之甚而至于盜殺矣。所出政令事皆消其物以爲設施坦自易矣。

拍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語甚愴然。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於泰。見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推而強之。以手推死人而使起也。幕覆也。解朝服而覆之。寓意極遠。以爲此人陷於罪。皆自上致欲使其着此。以問諸朝也。下面俱發此意。號天而哭之。此等語何處告訴。只好呼天痛哭而已。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離。離同。莫。假莫之謂。問其母乃爲盜乎。母乃爲殺人乎。母乃爲殺人乎。所以致此禍者有由也。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大古之世。本無病與爭也。及聖人懸賞罰。實府庫。而民始不安其本分。今不知返於無爲之治。則陽

無一毫隱曲也。以遏亂源。欲民之耳於窮困不休。而不盜不知。古之君人者。不然。則自以爲極。殊。其可得乎。○此就民未犯罪之先而言。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力竭不識不敢不勝不至也。日出多僞。指匿爲物諸事。戎曰。安取當作安敢。林註是也。人皆知責於盜。窮而不知有教之。如此者。追之。則豈可先問盜竊乎。」行字一歲之中。有日新月異之功。可昧始則以敝前爲進一境。故是之既而知其所是者尚非。故詘之也。惟不見故弟尊其所知也。所不知之足恃。如此。其可止而不求乎。非但不求。且無所逃于所不知以爲知也。然此然字。然而又然也。」沈註。因衆人之所欲謚而謚之。耳有物論所謂

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言致意以不能爲之事責人。而又治人以不爲之罪也。四語總是一意。民知殫力不足以避誅。不得不爲巧僞。以苟免。是上以僞倡之矣。取。取誰責而可乎。凡僞。俱生於不足。而民所以不足。其由者亦多矣。○此就民既犯罪之後而言。衰亂之世。民知之知去聲。下脫一盡字。知不盡人包可誣。註非也刻急顛倒之形。曲盡於此。可勝嘆息悲愴。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化。謂融化。進變無窮。始以爲是。而卒非之。又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即五十九年之非耶。此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人之生死有根有門。第不得而見耳。這個不見處。所不知者。人必恃有此而後知也。疑猶惑也。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聽之類。此人之所推尊也。但問未有耳目之先。視聽在何處。既有耳目之後。視聽從何處來。此是無根無門。知之處。士。

與然乎。已乎已乎。嘆息之詞。誰能逃此。所不知者。以爲知。知而不能獨出也。即此則人雖有知。亦總靡於不知。

因是也。同浴乱之甚也。可致詰也。○此段言死生是非之理。可以包括全書。非細心理會。不能遽解。或曰。疑本作然。然不然。未決詰人無所逃。不知陰陽之外。彼所謂然者果然乎哉

特其不知之言。亦當付之不可知而已。然與然乎言其不可致詰也。○此段言死生是非之理。可以包括全書。非細心理會。不能遽解。或曰。疑本作然。然不然。未決詰人無所逃。不知陰陽之外。彼所謂然者果然乎哉

奉御而進所猶後世之值宿辨事也。搏幣史鰌治宗廟朝廷之事。奉幣而進。公使人代執其幣。而又使人扶而翼之。或曰博物志作不逢。莫子。吳公奪我里一云。不馮其子。吳公奪而藏之。

奉御而進所猶後世之值宿辨事也。搏幣史鰌治宗廟朝廷之事。奉幣而進。公使人代執其幣。而又使人扶而翼之。或曰博物志作不逢。莫子。吳公奪我里一云。不馮其子。吳公奪而藏之。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猶芮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畢弋。田獵之具。際。交際也。謚法。亂而不損曰大弢。言靈公之爲此。謚未足以當其惡也。曰。是因是也。因。亦言靈本非美謚之耳。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若此。是其所以爲靈公也。濫。浴器也。奉御。猶今云召對。搏幣。將幣也。扶翼。使人扶翼之而行也。言靈公之慢若彼。其敬若此。是亂之中有不損者。所以合之爲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猶芮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畢弋。田獵之具。際。交際也。謚法。亂而不損曰大弢。言靈公之爲此。謚未足以當其惡也。曰。是因是也。因。亦言靈本非美謚之耳。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若此。是其所以爲靈公也。濫。浴器也。奉御。猶今云召對。搏幣。將幣也。扶翼。使人扶翼之而行也。言靈公之慢若彼。其敬若此。是亂之中有不損者。所以合之爲

知與公對。謂者。調燮於其間。不適主于何人而謂之丘里之言。所謂東郭公評也。合異以爲同。合十姓百名焉。猶托也。里。莽所也。古稱宅安爲嵩里。銘之意。謂原葬之也。散同以爲異。子孫不可託。後世有靈公之成風俗而播蕩益爲前定也。○余好讀易。有友謂余曰。讀易何爲。余曰。吉凶悔吝。有其數。讀易所以求趨避耳。友曰。數已定矣。趨避即數也。讀此益服其爲至言。

靈也。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聚井爲丘。聚丘爲里。丘里之言。猶所謂公論也。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見得異乃同中之異。而同乃異中之同。或合或散。故有同異之名耳。今指

殊面四字可削。言拂之爲異正之爲差以禍福淳=故也君所以法天者也天不賜則君又何用私焉故国治文武文武同治其国也舉以不=距者聽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由中出者立言垂訓吾心雖有取=捨講=大人不賜道=士=于大人大人既不賜則道自不得而私矣無爲不執距也無不爲合併而爲公也面猶方也自殉則與人異方矣而不知有能一定故禍福之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逆於彼者而偏順於此若=以我見自殉執而距=之則事理之變無窮所差故大人猶天地然百材不同皆我所有而無容執距也是謂道=士=于丘里之言也號而読之猶道不止於丘里之言而姑以其近似者読之也道無所不統攝故借丘里以明之然丘里亦処=于方物之類鍾愾曰。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時與世不

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須知同中有異。不可作一異想。同與異俱不在已。不可作一已想。如百材異也而同度於太澤之中木石異也而同萃於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之未少知曰然則始不歸同也居可知矣丘里之言其以此也。

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読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

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係馬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

也。喻異不見道合而見道。爲同方可見道。

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但異者不合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貴合萬事萬物而歸之一原始一已之見由中出者立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道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

為而無不為。此言不執不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

是號物之數謂之萬一句註脚

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道之大也雖天地陰陽亦在其範圍之中物之數不止于萬道者為之公丘里之言便難比於道了盖道本無名相何可言哉則固存于物而非生物矣物奚自而得有哉鍾惺曰大約用韻

日月互相為照而万物不能與日月爭光故曰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之與馬其大小相去多矣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有之矣

日月互相為照而万物不能與日月爭光故曰相盖万物皆待日月而成列故曰相治四時代謝物有遇其時而生遇其時而死如四時生殺之大之以欲惡去就生万事亦如此欲惡去就豈先有之亦憑空而起片共胖同夫婦胖合則子孫常有猶陰陽四時之合而生物或曰盖當作害謂相生克也鶡冠子氣故相利相害是也安危數事亦從欲惡去就而生名可名者也實可見者也粗者不足志微者不能志惟此可志

句發問以為萬物皆自無中生有然其所生果從何處起乎

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盖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不窮是謂相有陰陽四時如此萬物莫不乘此氣機以出入然而萬物既生則不能無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憑而起雌雄判合用是而有矣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既有情矣則事之中有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同亦因之以各出焉而不能無事而此皆可考而知非難於致詰者也此就物理之該備而言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先後相隨之謂序循序即有理而不亂氣運之屈伸相感如橋之有升有降若或使之其中窮反終始自然相因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是物所以乘氣機而出入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而已若其所廢則為既死之後所起則為未生之前此處關頭誰能議及故觀道者置之不問而已少知曰季眞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理季眞接子當日有此二家也莫為如

而或曰疏本精上有激字橋倚也此因上議之所止句發問以爲物之廢起既不可以橋同橋起運轉也方密之曰謂矯然而起極物之說孰是乎

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雞犬之所化所已爲也其所以鳴吠所將爲也以至鳴吠其意而求況道本不易知者乎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之使莫之爲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或使則實莫爲則虛莫之爲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或使則明明有個主使之者太說有承上終以爲過來言或使則明明有個主使之者太說有實了言莫爲則全是偶然聚散適然生死太說虛了

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

疏益其有名相者是物之所爲實若其無名相者則立乎物之外而實運乎物之中即老子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是也此理原不易言若以爲可言可意而言之則去道愈遠矣季真接子之謂也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未生者不可禁其不來已死者不可窮其所往蓋一生一死百年之身其間相隔幾何而所以然之理究不可見曰或使曰莫爲不過想當然耳非實見得是也所以失虛失實終落邊議

凡書中所言知之所不知者皆指此也至是方明白說破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止既爲無窮無止則言亦何處施設悉歸於無而已這便是物理之所在也彼或使莫爲之所自起祇在物終始之間而物理則未盡也

道不可有有不可

其物也莫爲之說未是也死生之理在目前而不可覩或使莫爲不過借以惑人本道也求物也惟道往無窮故物來無止然道在物中豈可見而可言哉道不可以有言或使之非也有道不可以言無莫爲亦非也

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承上言之無則與物同理者蓋以道本不可有若有則沉着於名相欲歸於無難矣究竟看來不過借以惑人本道也求物也惟道往無窮故物來無止然道在物中豈可見而可言哉道不可以有言或使之非也有道不可以言無莫爲亦非也

言而足以下即易所謂仁者見知者見百姓日用而不知

蓋得道者言物亦道執物者言道亦物也言不足以盡之默不足以盡之道在非言非默之際議之寧有定極乎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道物之足即上文正於其理者盡

足則終日言而盡道物之足即上文正於其理者盡

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情偏於其理者盡

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情偏於其理者盡

道者物之所從生本乎天而命乎性爲人之本然於以保已於以化物俱有無窮之意存焉至其爲道之極究

非可易窺也公閱休一獨矓休樊之人耳其有當於人心非無德而有知者之比豈有殊術歟亦惟本乎性而以天爲師得乎人之所固然而自安於若不知若不聞之境乃人之安之也亦遂若歸故土者見其景物欣然而樂趨矣故再相氏之得其環中成湯之從師不囿皆有隨成之用亦師天之道得也則容成氏除日無歲無內無外之說於保已化物之理不有可遍哉然非可曰此其道在於古而不在於今也觀之近世則有戴晉人蝸角之喻而魏瑩即服其吹劍此其化物爲何如聖人

僕登極之舉而孔子亦取其陸沉此其保已爲何如無奈道本在人而知之者寡其保已也每有道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如長梧封人所謂鹵莽滅裂之說者其化物也每有匿爲物大爲難重爲任遠其途如柏矩所謂盜竊之行者則道誠非易言矣夫道之難言非道之難而言者之難也遽伯玉無可知之是衛靈公無可知之名正以道之在人令散同異有不可知者存所以大人惟合併而爲公不執不拒無爲而無不爲而已其所謂天地陰陽之公極物之外無可求焉即季眞接子莫爲或使之言皆爲未免乎物總於無窮無止之理未有得也大抵道亦強名言默舉無所用非言非默是何眞境言道者可以悟矣此篇首段文法怪幻頗難訓詁中段詞意高朗極堪玩誦至末段發出精微之論大類宗門之肯得未曾有佛法之在中國也何嘗自天竺求書始哉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外物。外來之禍福也。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忠孝。爲君親之所欲。亦不必其信愛。此中有數存焉。以見吾人當爲其所當爲。而不可必其所難必也。魯參悲。此言五行之理。暗影人事。地大絞。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此論造化之五行。暗

血爲碧。言其忠誠之結。死而不化。而生前人不肯信也。外患之至。善惡皆難必。其能免。則所待者。惟此區區之內養矣。木本無火。而相摩則燃。猶人本無火。而樂人相愛則生。火金則至堅。而守之以火則流。猶人雖堅如金石。而時以火燦之。不能不傷也。被掛碍也。如方且爲物絏之

總言天地之氣影人事陰陽錯雜其氣鬱而不伸故有雷霆之火以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木之正位也或指陰陽錯行喻道書五雷霆皆陵天官有拍捌政老說大謬

相傳方雷雨時黿○鼉○蝮○蠆○蛭○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屈伸俱難也故其心若懸

火從中發濕氣鬱成火不空而不能自主非深於閱世者不能道此

持相摩而燃也陳蛭又憂不安之意既無所逃此憂又不得成之墝故有陰陽之患如此

人焚和●天和也以其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交戰於利害

慰鬱賢悶沈深也難也火人心中五志之火也和

月固不勝火言火盛而水之源弱也應上金與慰寬解悶也火相守則流沈挽深而不可旬諸解支離

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債然衰敝之義道謂生道盡壽則形神與

見也事難而不可動也人有畫矣所憂不可解之事每自寬慰又自然悶既不能曠見分明又不能略為卻動故利害之念消摩於胸中而生火益多天和尽滅故謂之焚和

喻性中清明之氣不曰形骸而曰道尽兼誅死憂悲而言之

革乘監河侯說死作魏文侯波臣水官也然活耳若然則可活也豈細大黑綸累小繩綸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

革乘竊竦說曰沖融貌情畏之氣沖融而腋不安也循本性言

槐者以槐為取火之木也或曰淮南大槐生火是也

將貸子三百金可乎○此君眞所謂不入耳之談今日守錢虜口頭人事也莊周忿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

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

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

常與常相與謂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此段言養身者當審其緩急不必多餘也○文非莊叟手筆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犗犍牛也蹲乎會稽投竿

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

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輇才。小才也。諷說。誦說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鮒魚。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縣令。舊作懸令。則干字無日窮。揩大扒爲數篇。爛時文。向邑令日。投拜門生者。當書此數語示而辱之。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段言經世者當志於大成。不可期近效也。○文非莊叟手筆。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上語下曰臚。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裾襦猶未解。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意以含珠者爲非。爲接其鬢髮。盻珠者爲是也。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顪。音海。徐別。緩開也。無傷口中珠。此言爲儒之多僞也。儒以詩禮爲宗。乃用之以發冢。青青之麥四句。詩也。徐別其頰二句。禮也。儒知詩禮之爲儒。而不知發冢非儒矣。此與魯多儒一段同意。○文非莊叟手筆。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上長下促也。末僂而後耳。背微僂而耳帖腦後也。視若營四海。高目而憂世之患也。上二句狀其形。此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狀其神矣。一段議論。俱從此出。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

裾襦猶未解。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意以含珠者爲非。爲接其鬢髮。盻珠者爲是也。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顪。音海。徐別。緩開也。無傷口中珠。此言爲儒之多僞也。儒以詩禮爲宗。乃用之以發冢。青青之麥四句。詩也。徐別其頰二句。禮也。儒知詩禮之爲儒。而不知發冢非儒矣。此與魯多儒一段同意。○文非莊叟手筆。

儒服。昏上曰。髮顱上曰顱。昏曰顱。後曰顱。撮也。壓以手按之也。撰即開也。

末。謂背在後者。末也。

鬻。僞強也。強成萬世之患也。視

君子矣。躬矜是全身矜持容不見朴實。指上三句說。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業事業也。言既去躬矜容貌。事業可得進耶。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不忍一世之傷。驚然相乎。沒見識乎事本順也。而喜爲驚所謂一慙人無百年身。常懷千歲憂。總言其慮之過甚也。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言爲此患者。抑固意欲困邪。毋亦謀弗及於此而爲之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乎哉。以我之惠及人。而邀人之歡以爲矜。尚此醜行耳。庸人之行每進於此。故有相推引其惠之名。相固結其歡之隱也。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乎哉。以我之惠及人。而邀人之歡以爲矜。尚此醜行耳。庸人之行每進於此。故有相推引其惠之名。相固結其歡之隱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夫不忍一世之傷者。莫如堯舜而坐致一世之傷。譽堯非桀者之非桀也。夫人以名也。夫人以名也。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之于心。皆爲傷害動之於行。皆爲淫僻。動無非邪。即盜跖伯夷同爲淫僻之意。聖人躊躇以與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後應。是以每有成功。奈何載而有之。徒終於矜持費力。而無益於事也。○此段言應世者當以無心處之。不可矜持太過以自傷。亦見外物之不可必也。詞意艱澀。諸解附會支離。無一字可取。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阿門曲門。側之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宰路淵名。龜爲清江之神。使於河伯之所也。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圜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

之相與。祇須淡忘而自然順利。猶閉其舉而自無所庸吾之非也。如此則與一世而得淡漠可矣。若反此而自勞。則無非傷世之事。偶然妄動。亦非正道之所宜。奈何重問于我而終以學業相矜也。載謝再拜曰。愚哉鵷鶵。長其天也。崔林玉露載其說詳矣。廆。列也。廆足猶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此段言數定雖有神知不必也故不如去其私見無情順應如嬰兒無師而能言自然胸次洒然一塵不掛若不能遊之人未免塵根太重即欲離世而立於獨而此心亦不能自勝也諸解失之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意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

流遁決絕是欲離世而立於獨矣總非至知厚德之任乃不能遊之人果於爲此全不反顧欲與世人相爲君臣不過一時而已至事久論定其故曰至人不留行焉行於世而不留其迹也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言之所該無窮而人之所用有限數語精快絕倫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遊即下面遊於世之遊言人有能遊於世者自然胸次洒然一塵不掛若不能遊之人未免塵根太重即欲離世而立於獨而此心亦不能自勝也諸解失之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意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

流遁決絕是欲離世而立於獨矣總非至知厚德之任乃不能遊之人果於爲此全不反顧欲與世人相爲君臣不過一時而已至事久論定其故曰至人不留行焉行於世而不留其迹也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

學承意而不狗彼不爲物欲所蔽故能徹也凡爲道于所蔽者不欲以物壅之壅之則如哽咽者然理氣俱不順適哽之久而混逐叢生互相珍踐衆害俱生諸註以道壅解作氣壅誤矣息六鑿之息六鑿即耳目鼻口心知也相擾則賊妨貴小加大戕曰道即道路哽同梗降如飛鳥曰降之降謂其氣止也勃溪吵掉聲同周禮介婦註勞有勤勞不敢掉聲隱笑曰絞訐也即賈生反唇相譏之意崔氏曰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爲掉聲談急也因急而生計也倒植而不知其然若順其生猶則草木亦不自知也善養息者亦俟其息之自行而必有事焉則虽逆亦順而

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尊古卑今人之情也。乃生於今之世。則又不能出乎今而自爲古也。即猶韋氏之輩。觀於今日。亦何能不隨其波。但其能遊者。固別有在也。彼流遁決絕。果何爲乎。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至人能入遊於世而不爲流遁決絕之僻行。然順乎世人。又能不自失其爲我。蓋不學乎世教。惟順其意而不外之也。此能遊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臭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徹通徹也。言至人所以能遊者。以其心之通徹。不壅。故物亦不能壅之也。人身中無一不貴於徹。如此。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跲則衆害生。哽咽也。跲踐也。足不良於行者。如被人跲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足病則衆害皆生。不特哽與跲矣。○此言道壅之弊。○依門運氣之說本此。物之有知者恃息

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凡物之有知皆恃其息之周流。其息之不盛。豈天之與有缺乎。乃天通之而人自塞之耳。又誰之咎。胞有重閬心有天遊。胞人身腑臟也。重閬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心亦然。故清淨之中。物不着當與太虛相爲遊行。此言人之所固有也。室無虛空則婦姑勃溪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室無空虛則婦姑勃溪。人心無天遊。則六鑿攘奪。終無寧日矣。元神不勝其擾。因欲求其幽靜之處以自安。如流遁決絕之流者。所以爲不能遊於世而不靜也。○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夫養息之道。非可以之過量。由於名心之勝。名之過情。由於自行表白。卻下過急。則人思以謀略當之。彼此相爭。則人思以知巧角之。柴

不生衆害矣若未至而助長既至而忘其所有矣。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而生。不待於銚鎛之勞。何容心哉。靜然可以補病。病者。焚和。凡人有病。只求眞靜。然息之道。必如春雨之草木。自然故曰靜。然息之。背。目背也。滅。滅也。閉目養神。則可以不速死也。或曰。通雅。皆一作揩。猶剪也。字林曰。批也。千米反。公紹引莊子曰。滅。戒也。揃。滅也。謂髮按眉髮也。背滅可以補病。則火自降。而水自升。故曰靜。一說。以手按目四背。冷眼神光明。老背。目背也。滅。滅也。閉目養神。則可以不速死也。或曰。通雅。皆一作揩。猶剪也。字林曰。批也。千米反。公紹引莊子曰。滅。戒也。揃。滅也。謂髮按眉髮也。形之兆。發於目背。皺紋此可以沐浴老容。寧可以止遽。雖然息之。然息之。必養

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設。必養

於未塞之先。非通於既塞之後也。故補病休老止遽。聖人皆既失而後圖之。非佚者之所以不問也。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駴。駭同。因前言而緒及之也。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蹄。兎置也。自演門句至此。俱發聽言者。當得其意。不可拘於跡有用無用。惠子之病者。痛鉏惠子之病者。

爲道之人。知在外者不可恃。而在我者無所傷。故能遊於世。而虛其心。以遂其自然也。夫人所可自必者。心耳。

按道家髮千下是也。此缺国之髮。蹄。兎胥也。兎過而罥其蹄。則其蹄自繫。故曰蹄。或曰。筌斗回也。程大昌言有倒鬚謂之筌。即筌也。因有倒鬚。故謂之面得意忘言。則無論其有用無用。而處世不須逃世。養神不至疲神。若惠子者。不知無用之爲用。誠皮相耳

其聽命於世者。皆外物也。善惡未免同歸。而忠孝或難食報。自古已然。乃世之人。輒以其心役役於利害之間。而不能自勝。豈知冤莫大於陰陽。吾心之水火。蓋有自生而自剋者。焚和之餘。其道無復有存者乎。是以仲尼驚萬世之患。老萊子猶戒其終矜。正以知有困而神有不及者。不特神龜爲然也。聖人躊躇以成功。至知去善而自善。皆能以無用言用。遂其能遊之性。而不至懷両陋之憂矣。然又非必離世以自適也。世有今古。時之所不能違。主人所以能遊者。惟入世而不留行。蓋其道徹

而不壅。心有天遊。則神者自勝耳。豈若流遁決絕之人。必以大林丘山爲善而不堪於名暴茲爭守官衆宜之擾擾哉。由是至人得其天和。自有生生而不知。猶草木之倒植於春雨。即如補病休老止遽之言。皆爲既失而後圖之術。舉可置之不論。此得意而忘言者也。爲道者愼無求乎筌蹄而蹈毀死踣河之失歟。此篇指出修眞實際。開後世坎離鉛汞之說。精鑿奇創。讀之惟恐其盡。但貸粟釣魚發冢三段。文詞既淺。意義亦乖。疑爲擬莊者攙拽其內。特表而出之。

莊子因卷之五終